

引子

魂归东山

•
•
•

1986年，东山县委按照谷文昌生前的心愿和东山百姓的要求，作出将谷文昌同志骨灰安葬在东山的决定，墓址选在赤山林场。

绿树葱茏的赤山顶。县林业局局长沈玛顺正领着一班人施工，忽然五六个老人气喘吁吁地从山背后攀上来，没等站稳，就冲着沈玛顺嚷嚷：“这是风水山！造墓坏了风水，我们山口村要晦气的。”

沈玛顺放下锄头，笑咪咪地回答：“山口村世代代背靠这风水山，从前有好日子过吗？”

“从前哪有好日子。山口村过

去叫乞丐村，一个女孩长到出嫁，还吃不上三斗米。”老人们回答。

沈玛顺又问：“那现在为什么富起来了呢？”

老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：“还不是当年谷书记领导咱造了林子，挡住了风沙！”“如果谷书记还在，看见我们家家户户盖新房子，不知有多欢喜！”

沈玛顺告诉老人们：“准备安葬在这里的，就是谷书记的骨灰。”

老人们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住了。沉默了片刻，老人们缓缓走过来，轻轻伸手接过沈玛顺和其他工人手中的工具，弯下腰一镢头一镢头奋力在“风水山”上挖开了。周围山风低徊、海涛呜咽，如泣如诉、如忆如慕。

“谷书记，过去连刮一阵风您都一脸沙一身汗地赶来看我们，您就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吧。”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，边挖边低声喃喃着。听了他的话，旁边一片唏嘘。

“谷文昌同志万古长青”。1987年7月15日，一座丰碑，在赤山林场的茫茫林海中立起。

当年和谷文昌一起南下的干部来了！他们来到谷文昌碑前，向这位老战友深深地鞠躬。“老谷！你把一生献给了人民，你的死重于泰山！”“人民敬重你，也是对一代人的敬重，我们感到无上光荣！”

回乡探亲的海外同胞来了！目睹了故乡的沧桑巨变，前来祭奠谷文昌的侨胞由衷赞叹：“共产党真了不起，把荒岛变成了人间乐园。丰功伟绩，足以流芳百世。”

富裕了的农民来了！怀着朴素的感情，沿用中华民族世代相袭的方式，他们到碑前跪拜：“谷书记，你为我们艰苦奋斗了一辈子，如今我们成万元户了，我们永远记着你！”

每逢清明、春节等尊老敬宗的传统节日，前来祭奠的人络绎不绝。当地群众“先祭谷公，后拜祖宗”逐步相沿成习。不知是谁，悄悄在碑前摆放了一只朴拙的石香炉，上面镌刻着一句东山百姓发自肺腑的话——

“谷公，人民敬仰”。

一心为党谋

衡量一名党员是不是优秀，其实只需回答几道选择题。

在个人意愿和组织需要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怎么选择？

在是非模糊的恶劣环境中，

是随波逐流，还是坚守底线？

在未被认可，甚至遭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，

是放弃誓言，还是毫不动摇？

这些选择题，谷文昌都遇到了。



◎ 谷文昌经常工作到深夜。

1948年，全国解放的大局逐步明朗，各个战场捷报频传，形势一片大好。随着前线的节节胜利，全国解放区迅速扩大，能领导地方工作的革命干部成了最稀缺的“香饽饽”。向新解放区输送干部成为老解放区的光荣任务。河南林县县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，动员全县干部为解放全中国报名到新区工作。

临近腊月，过节的气氛一天天浓起来。这一年的粮食收成也不错，一些心急的干部开始盘算张罗年货、给孩子买新衣服过年的事了。

在这一片欢歌笑语的喜庆气氛中，林县南下干部动员组织会召开了。听了县里的动员，会场变得鸦雀无声。盼了这么多年，打跑了鬼子、赶走了国

民党，家家户户分了地。有了地，农民心里就有了底，好比树有了根。谁不盘算着，甩开膀子好好干几年，弄上几间瓦房，过个好日子呢？这好不容易解放了，谁还舍得背井离乡，抛下一家老小，去几千里外的异乡工作呢？大家都不吭气，没人说行，也没人说不行。动员工作一时陷入困境。主席台上的县委书记、组织部长，没想到会这样冷场，局面有点尴尬。

这时，人群中传出了一个干净利索的声音：“走，我们报名去！人家马书记、蔡部长远离家乡到咱林县闹革命，现在咱这里解放了，人家又要随军南下，咱林县人也不能光顾自

南征政民工作人员登记表

姓名	性别	年龄	籍贯	民族	文化程度	职业	健康状况	其他
谷文昌	男	35	福建省长汀县	汉族	高中	干部	良好	
马书记	男	40	广东	汉族	大学	干部	良好	
蔡部长	男	38	湖南	汉族	大学	干部	良好	
...	...	...	...	...	...	...	...	...

备注：本表由南征政民工作组填写，日期：1950年10月。

◎ 谷文昌填写的南征政民工作人员登记表。

己，要为江南老百姓的解放尽些力！”人们转头一看，是任村区区委书记谷文昌。现场气氛逐渐热烈起来。在他的带动下，不少本地干部纷纷报了名。

报名后，谷文昌回到南湾村的家。年关临近，家里还是空空荡荡的，望着白发老母、结发妻子和可爱的孩子，想想自己未尽的责任和一别之后的未知归期，谷文昌心头涌动着千百种滋味。

这一夜，谷家人通宵未眠。母亲抹着泪，说一阵，哭一阵。“要勤捎信回来。”“自己一个人在外头，没个人照应，自个可要知冷知热，别忙起来饭都不吃。”“多年落下的老毛病，年纪不小了要在意点，别干太重的活。”母亲有一肚子话要嘱托，一肚子的不放心要叮咛。妻子低着头，忙着收拾东西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孩子围在谷文昌身边，不愿睡觉，想让父亲多抱一抱……

1949年1月下旬，谷文昌被编入第三批南下干部长江支队，并担任五大队三中队第五小队队长。在河北武安县集训后，谷文昌和千余名南下干部背上行囊扛起枪，一路高呼着“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口号，凭着一双铁脚板，爬坡涉险，翻山越岭，浩浩荡荡开赴祖国南方。

队伍抵达苏州时，原打算接管的南京、上海、杭州已经解放。上级要求长江支队继续南下到福建。福建在哪里？一时

间，有关福建“南蛮之地”“三个蚊子一盘菜”“说话听不懂，老婆找不到”的传闻沸沸扬扬，有人发生了动摇，还有人悄悄离开了队伍。

长江支队五大队三中队召开紧急会议。会上，谷文昌态度坚决：“我们既然要解放全中国，就不能计较去哪里。福建不也是中国的土地吗？只要是中国的土地，共产党员就有责任去解放，去建设。我们决不能做革命的逃兵！”谷文昌慷慨激昂的发言，鼓舞了士气，一些思想发生波动的同志以谷文昌为榜样，跟着队伍继续南下。

行军途中，谷文昌的肺病常常发作，一发作起来就高烧不退。战友们劝他坐马车，他总是婉言谢绝：这是老毛病了，挺一挺就过去了，要不了命的。就这样，他咬紧牙关，忍着病痛，坚持走在队伍的前头。伴着炮火硝烟，谷文昌走到了与家乡有万里之遥的福建沿海。

1950年5月12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八尺门海峡，解放了东山岛。谷文昌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，从此将自己的全部与东山人民紧紧相连。



改“敌伪家属”为“兵灾家属”

刚刚解放的东山岛千疮百孔，民不聊生。从1949年到1950年4月，国民党政府派款43种，搜刮银圆75万。与战乱相伴的还有各种自然灾害。东山四面环海，来自太平洋的海风裹挟着细沙长驱直入，岛上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，风声像鬼叫一样日夜不休。

在那激情如火的岁月，东山紧追全国的革命形势，迅速展开清匪反霸、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土地改革，为恢复社会生产奠定基础。在斗争会上，翻身的农民、渔民纷纷上台诉苦申冤，国民党统治下饥寒交迫的痛苦记忆，常让台上台下哭成一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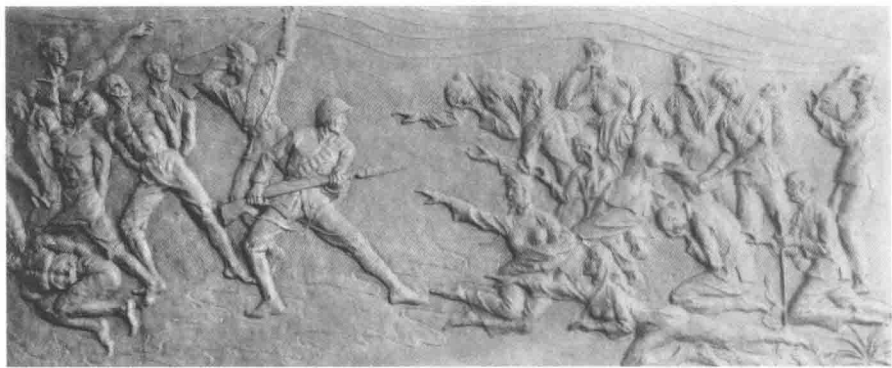
一次会上，一位阿婆跌跌撞撞地扑向谷文昌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泣不成声：“亲人啊，你们为什么不早来一天，救救我的儿子？”农民出身的谷文昌，最懂得农民的苦，赶紧扶住她：“老人家，你慢慢说，你儿子怎么了？”

一名当地干部急忙把谷文昌拉开，低声说：“老谷，不要理她！这是个‘敌伪家属’，她儿子被国民党抓走当兵，去台湾了！”

谷文昌心头一震，要是这样就算“敌伪家属”，在东山岛，和她一样的“敌伪家属”实在太多了！部队开进来的那一天，东山哭声一片，到处是找亲人的群众。父母找儿子、妻子找丈夫、儿子找父亲……

1950年5月10日，就在解放军开进东山前40个小时，国民党军队对东山进行了最后的疯狂劫掠，大搜粮、大派款、大抓兵，一夜之间，全岛有4792个青壮年被抓走，近半家庭骨肉分离、家破人散。有个叫铜砵村的村庄，下至17岁少年，上至55岁老汉，青壮劳力尽数被掳，从此成了凄凉的“寡妇村”。

一道独特而又棘手的难题摆在刚刚执政的共产党人面前。依照两岸当时硝烟对立的情势，这些人都可算是“敌伪家属”。而一旦扣上“敌伪”的帽子，就是阶级敌人，应当严加看管、



◎ “抓丁”浮雕

时刻提防。可她们失去儿子、丈夫，生活的艰难已经数倍于常人，再压上“敌伪”的帽子，几乎就是死路一条了。当时东山全县不过 12597 户人家，算上姻亲故旧，涉及人员遍布全岛。

在谷文昌任区委书记的城关区，有超过 2800 人被抓走，是全县受影响人数最多的区。很多地方，符合入党条件的人都卡在了“敌伪家属”的身份上，连党组织都建不起来。

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好，共产党在东山就没法真正立住脚。谷文昌迈着沉重的步伐，走南庄，进北村，进了一家又一户，倾听一声声痛苦的诉说。夜色中，独守空房的妇女哭声凄凉，她们唱着“门前海水平波波，哪知人间有银河，多少年来断七夕，何日鹊桥接阿哥”，呼唤着丈夫早日归来。油灯下，年迈的爹娘颤抖着在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，默念着未归游子的乳名。

在铜砵村，一位姓刘的阿婆哽咽着把谷文昌挡在门外：“您是好人，我知道，可我们是‘敌伪家属’，不敢连累您啊！”一句话说得这个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铁汉子泪水直流。

思来想去，谷文昌决定为这些失去儿子的母亲、失去丈夫的妻子争个公道。

在县委会议上，他提出：那些壮丁不是心甘情愿为国民党效劳，而是被强行抓走的，他们的家属都是贫苦百姓，不能将他们当成“敌伪家属”。

此言一出，立即有人质疑他的政治立场。

谷文昌坦荡地回答：“国民党抓兵制造了一场灾难，我们共产党应该救灾！共产党要敢于正视现实，敢于对人民负责。”

在谷文昌的推动下，东山县委迈出了审慎而又勇敢的一步。他们从实际出发，从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出发，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名词！他们称这些家属为“兵灾家属”，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，经济上与其他村民一律平等，并且对困难户还给予救济，孤寡老人可以得到照顾。

铜砵村的第一任村支部书记谢阿潮回忆，“兵灾家属”这种提法是“突然”出现的。有一天，公社来人带来一批粮食，对他说：“这些粮是给‘兵灾家属’的。”谢阿潮迷惑不解：“谁是‘兵灾家属’？”答复是：“就是家里男人被抓到台湾去的那些人。”谢阿潮恍然大悟。不久以后，又有一件事佐证了县委的态度。有个村发展党员，几个发展对象都有这层关系，原以为报上去也很难通过，没想到县委很快就批复同意了。

铜砵村的老人们回忆，谷文昌当年常到村里来，“兵灾家属”一样分到了田地，没房子的给房子住。“兵灾家属”谢菊云家中没有劳力犁田，谷文昌还亲自组织人上门帮助。

两字之差，天地之分。一项德政，十万人心！

“兵灾家属”这充满人性、人情的政策，把绝大多数人凝聚在党的周围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。不久后，著名的东山

保卫战爆发，这项政策发挥了异乎寻常的威力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项泽被后代的决策更显示出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。当年那些被抓的老兵后来纷纷回乡。踏上故土，眼前的一切恍若隔世。荒漠哪里去了？风沙哪里去了？这绿树良田、鸟嬉花艳、充满生机的小岛真的就是日思夜想的故乡吗？

台湾老兵黄阿嵩被抓走时，妻子陈巧云才26岁。40年后，鬓云青丝变为满头霜雪，夫妻终于团聚。白发翁媪执手相看无语，唯有泪千行。看到村里的变化，听到妻子说多年来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照，黄阿嵩感叹：“共产党了不起啊！”

还有很多东山籍老兵积极介绍海外亲朋好友来东山投资办厂，成为东山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。

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人间悲欢，如今的“寡妇村”早已旧貌换新颜。大片花岗岩砌成的房子和一幢幢小楼，坐落在长满木麻黄和龙舌兰的临海坡地上。村里鸟语花香，人们安居乐业。

卷

东山保卫战赢在民心

东山岛地处福建最南端，与台湾隔海相望，至金门仅有 68 海里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这里抗击倭寇，大获全胜。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此造船练兵，跨海东征，驱逐荷兰侵略者。1683 年（清康熙二十二年），大将施琅亦在此练兵，半月征战，收复台湾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溃败逃台的蒋介石集团并不甘心失败，仍叫嚣着“反攻大陆”，不时偷袭骚扰。处于海防斗争最前哨的东山，仍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：敌机时常在头上盘旋轰炸，敌舰屡屡在近海出没，威胁着渔民的生命安全。

1953 年 7 月 16 日，台湾国民党当局“反攻大陆”，首选东山。他们以四个主力团、两个海上突击大队、两个伞兵中队共 13000 余人的兵力，在飞机、军舰、坦克掩护下，向东山发起猛攻。而东山县当时的驻岛部队，只有公安 80 团的 1200 多人。东山保卫战爆发，密集的枪炮声响彻夜空……

面对 10 倍于我的敌人，公安 80 团团长江梅耀当即制定了“坚守待援”的方针，及时调整军力部署，积极迎战。同时，

将敌情和战斗计划通报给县海防指挥部。

国民党军队一登岛，便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有的拿起渔叉、锄头，保卫自己的家园；有的冒着枪林弹雨，给解放军送水送饭；有的与敌人巧妙周旋，保护解放军伤员；有的赤手空拳，与敌人进行斗争；有的剪断敌军的电话线，打乱其战斗指挥……这其中，许多是“兵灾家属”。

开战前，国民党军坚信，那近 5000 名东山籍“国军”的亲人，将是这次“光复”行动最可靠的内应。然而，“兵灾家属”们却说：“我们死了做鬼，都要给共产党看门！”

一项政策，暖了民心。同时，更赢得广大东山百姓的拥戴。翻身做主人的东山人民，拼尽全力保家卫国，踊跃支前，捍卫和平。



◎ 在东山保卫战中东山人民抢渡增援部队进岛参战。